





春秋集傳卷十六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倭音威

癸丑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

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

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

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四書發丘 雞降 平丘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

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此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

精義隱矣

麕音君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孝子何 以父如齊  
吳州未 夾谷 歸田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  
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  
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  
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  
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  
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  
無私積事見襄公五年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積音自  
晉靈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  
半奔齊不用命戰河曲不用命也克胥甲父子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

甲父 受崇

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  
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  
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借貶可也  
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  
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  
之在私門而成土侵為後戒也不貶情是率中國  
公會齊侯惠于平州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  
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儒



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

休部

通歷

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

成就弑立之謀

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

齊逆謀之終也

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

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惠取濟西田

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



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慶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靈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



于秦伐 指敘陳 裴林伐

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裴林伐鄭左傳

會于裴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

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裴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諉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

受崇 書作尸



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靈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宋人文伐鄭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

入故不競於楚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甲寅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馬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

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詳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暉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軍法不服則殺而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軍法不服則殺而



取其左耳為馘。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叔牂即羊斟其人。也。樹自任其責。既合猶會也。為植為築。城將主也。城者築城人也。睥大目。皤白也。于思多鬚貌。華元使駮乘丹漆。若何言有皮必有丹漆。方可為甲。訊不可棄甲也。那何也。音釋輅音迓。馘音再。然也。性曰非也。其人入也。國皤音婆。思音腮。睥音早。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

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

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

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

大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

春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

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公二年

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公二十八年  
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  
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

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

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

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

策。獨慳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

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

新城 裴林伐

宣 春秋左傳卷六



誅晉卿立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情音

夏晉人靈宋人文衛人成陳人靈侵鄭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

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圍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

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

晉王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

鬪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

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

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

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

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

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實諸舂使婦

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

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最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

晉宋休鄰 受尸 楚子口宋



命不信有干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蔡焉明搏而殺之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  
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饑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之既  
而與為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  
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  
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  
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  
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肺煮也踏即  
熊掌舂竹器也公知士會欲諫故不視士會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溜中庭也驟急也謂就言其失不能含容微  
婉不解衣坐睡曰假寐蔡猛犬也嗾使犬聲穿盾從姪  
音釋肺音而踏音煩番音本溜音留去聲  
鉅音鉞魔音迷嗾音漱翳音易腎音肝

華元為 肅公奔 歸命全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是斷而盾也受其  
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  
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  
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  
義絕去國不反必如宋子哀潔反而討賊謂復讐而  
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如衛石碻之誅不避親無  
君復讐然後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  
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  
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



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不特於春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

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

乎。春秋已來，喪紀寢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

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成公不奔頃王定王之喪而同盟于鄭之新城，蟲牢襄公不奔靈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

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邾子來朝，衛剽晉荀瑩來聘。

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



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  
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  
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  
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  
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  
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  
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  
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  
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  
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蒍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茲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神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  
于郊廓上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圖物謂遠方盡川澤山林  
之怪物獻之使九州牧貢金鑄鼎象所圖物不若不  
順也音釋雒與洛同螭音離魅音寐郊音夾廓音辱



受陳宋  
受戶  
省元受陳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  
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  
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  
之階

夏楚人莊侵鄭左傳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  
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  
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  
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  
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

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亦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

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初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回城  
須以作亂以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  
因其子以作亂而奉文公之弟須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  
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  
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  
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  
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救之

舍戶 救陳 晉宋係鄭  
口曹 楚人受戶 口宋



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

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

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

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

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與孔將鉏

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

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儵南燕祖伯

儵從晉伐鄭與晉平在僖公三十

年晉秦圍鄭之時晉釋儵音紬

葬鄭穆公。

丙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

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

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

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

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

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

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

平傳取 夾谷 歸田

大料

宣公 卷之六

宣公 卷之六

三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于宋與

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寵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子家即歸生子公即公子宋食指第二指也召子公弗與欲使指動無效謀先先行弒也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

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

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

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

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

受崇 大棘

子樂 大棘

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

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

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

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

以制人使人聽已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

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

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

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

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公室自齊



宣  
春秋集傳卷十六  
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

也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夫以篡弒謀於齊

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遂得臣如齊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以甲

屈事齊而求安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正朝於齊上不

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

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

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莊伐鄭左傳鄭未服也

丁巳五年

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

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

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

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

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

公子圍之貴驕強太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

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而宣公

齊至  
如齊至  
如齊至  
如齊至

宣  
春秋集傳卷十六

宣

春秋集傳卷十六

宣



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

叔孫得臣卒

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為宣伯。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曰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太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

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以加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



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其意無不始自文公而歸

楚人莊伐鄭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戊午六年以禮云爾

春晉成趙盾衛成孫免侵陳左傳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指救陳 裴林伐 晉受  
者救 受陳 會戶休陽  
宋師口嘗 受陳

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

休言取向休美 稅公

宣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  
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  
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螽螟為災書之於春秋也夫是公為首而向

秋八月螽

夏四月

不書對以五晉人所以主盟非其意也

內首盟所以兵賦之限非善矣姑林人不書於而

文好讀今而何義無以於已肯圖蓋亦自又同也

春秋集傳卷十六

春秋集傳卷十七

宣公中

己未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

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

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

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惠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公為主平昔又公為首也姑書

宣公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郟公所欲也故書  
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  
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  
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  
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  
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諱不

見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

訴公不得與盟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

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

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

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

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

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外與

庚申八年及鄭擊莒命也亦與亦不與也平大夫以莒命

春公至自會及齊生黃父也

宣信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

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

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

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

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

知禮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

也積音漬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

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

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

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

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

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

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音亦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



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

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大廟。秦人歸祔。榮叔含。賈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繇音紂

晉師成

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



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

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莊滅舒蓼蓼音六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舒

別種舒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

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

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

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

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進洛西  
舒蓼  
其  
舒蓼  
乃父合宋  
畧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菲音釋菲音弗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柩于廟而始有二夫人

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

君使柩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

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

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

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

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

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宣  
春秋集傳卷十七  
五  
章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霽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

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色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簞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

制春秋之旨也

霽音留去聲  
壙音崩去聲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  
懼晉故也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辛酉九年

春王正月

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

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

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四年至此三如齊皆

至書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

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

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惠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壽嗣

九月晉侯

成宋公

文衛侯

成鄭伯

襄曹伯

文會于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

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宣

春秋集傳卷十七

七

仁



者救陳 楚師休陳 于三休陳  
者先受 合戶休

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皆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

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

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



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莊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

敗楚師于柳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厲之役乃黑壤之會鄭及晉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

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

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

爵與之也然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

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

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

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

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

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

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靈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

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

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婦人近裏衣曰相聞聲譽也納之藏其相服勿示淫也上辟邪

也下辟法也音釋相音驛辟音僻下音弼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

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



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治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貽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貽善矣。

壬戌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齊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惠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

長奔

陳



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  
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  
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  
齊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  
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  
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  
眷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疆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

批虞城邦楚子伐鄭  
召陵葵丘素妻平丘

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  
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  
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左傳公如齊奔喪

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  
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  
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  
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  
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如春五月至  
丙文如春



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夏姬鄭穆公女為陳大夫御叔妻徵舒夏姬之子

舒夏姬之子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

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

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

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

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

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

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  
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  
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

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

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

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

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景宋人文衛人穆曹人文伐鄭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

而還而還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楚十伐也 宣公伐也 楚十伐也

宣公伐也 王季聘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左傳劉康公來報聘

公季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

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

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

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左傳師伐邾取繹邾邑

大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

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

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



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僨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貴也。魯主深舉大舉出師，外不滅於邾，內不焚於鄭，子奉

季孫行父如齊，外使如齊，內使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

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

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

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

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

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

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

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

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

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

失守身之本矣。

饑○楚子莊伐鄭。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

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伐鄭。



孫曰秋城 休以洛楚子  
修凡 楚子休  
子孫 二五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  
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  
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  
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  
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  
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癸亥十有一年大不封山文未盡平所以命數對御于

春王正月國於來觀

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于辰陵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

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

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

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

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

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欒函而不謀

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

辰陵 徐越作焉  
楚子休曰 辰陵

昭



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人謂莒之無道而伐之禮

秋晉侯景會狄于欒音攢函音咸左傳晉卻成子

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

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

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

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

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

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中國亂矣其

冬十月楚人莊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莊入陳

稱人者衆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同得

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

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

殺徵舒輟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

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距之

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

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距之徒矣爲



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  
 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  
 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  
 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  
 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  
 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  
 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  
 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

滅陳 入陳

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  
 之可矣輟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

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對曰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少西氏徵舒之祖輟車烈也栗門陳城門叔時楚大夫  
 為申公蹊徑路也謂取路由田中也於陳每鄉取一人  
 歸聚居一處名曰夏州示討夏氏功也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疆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潛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春秋集傳卷十七

春秋集傳卷十八

宣公下

甲子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救。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臨衆哭也。太宮祖廟巷出車，示將遷國。不夫不為天所祐，剪削也。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音釋。呼音皮。尪音注。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

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臣女偷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敖

宣  
春秋左傳卷六



為率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葦前茅慮無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  
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  
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  
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  
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強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矣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群子能我  
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  
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  
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  
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故曰律否臧且  
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  
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  
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  
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  
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杜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  
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箠路藍縷以啓山林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十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魏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魏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塵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御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籍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黃納諸厨  
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  
惟求定其六曰緘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  
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  
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晉侯使復其位趙朔趙盾子趙括趙同趙嬰俱趙衰  
子荀首荀林父弟即知莊子又曰知季桓子即林父勳  
勞也楚歸而動謂侯楚歸而伐鄭未遲也隨武子即士  
會又曰隨季又曰士季乃士為子荆尸楚武王所作陳  
法為教即孫叔敖右轅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  
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謂軍在前者以茅為旗  
幟卒有非常舉以告軍備慮有無也中權謂節制隨中  
軍後勁謂以精兵為殿沔詩篇名耆致也致討於昧者  
以如已如從也謂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彘子  
即先穀尸之主之也伍參伍奢父楚在南故轅向南旗  
亦反向欲歸也討求也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  
柴車也藍縷敝衣也司馬法百人為卒車十五乘為大  
偏二十五人為兩今楚一廣有車十五乘亦因舊偏法  
每乘用卒百人是廣每乘有一卒矣又以二十五人為



承副其廣之卒是卒比偏制增二十六五人之兩矣後巫  
臣以兩之一卒適吳是以兩中之百人適吳也內官亦  
以次序駕左廣至夜中駕左廣至夜明楚之崇尊貴者  
也趙莊子即趙朔楚既求成又使樂伯挑戰是楚求成  
詐也御在車中當馳驅靡亂敵旌摩迫敵壘放矢之善  
者射者在車左當既射又代御執轡使御下車杜註兩  
飭也謂在馬兩邊掉正駮馬兩鞅示閑暇而後還使其  
徒入之輕楚以激怒也軫守之車兩手曰掬敗走先  
入舟者斬後拔舟者指指墮舟中可掬言多也右拒左  
拒楚陣名工尹齊唐後蔡鳩居皆楚大夫唐楚屬國游  
闕游車補闕者駒伯即缺克趙旃趙穿子知瑋知莊子  
子被楚囚故以族兵還戰厨武子即魏錡有聲晉軍擊  
也京高丘也觀示也雄曰鯨唯曰鯢皆大魚名長百尺  
以為凶人之號音釋鞞音拱讎音讀蓐音辱教平聲部  
音鼓蚡音憤冒音昧筆音必監音關鼓音鄒掉  
音吊鞅去聲說音脫軫音屯鯨音擊鯢音倪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  
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

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  
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  
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  
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  
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  
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  
樂書救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渴  
事見左傳  
成公六年  
偃陽之舉  
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  
襄公十年  
林父既  
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

城下  
于邲



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  
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  
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  
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音偏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

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

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  
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平曰無河魚  
腹疾奈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  
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巫臣即

屈巫字子靈為申邑尹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  
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與卯言呼展展問麥麩  
山芎窮皆禦濕物教之逃泥水以免無社不解其意故  
曰無以河魚腹疾為濕疾無社方知故欲入廢井使拯  
已且以茅經為識汝見茅經哭之出之  
出無社于井也音釋續音曠音音彎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

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

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

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

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

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

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



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  
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  
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  
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  
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  
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景宋人文衛人穆曹人文同盟于清丘左傳晉原穀宋華椒

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  
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

于邲清丘

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  
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  
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  
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  
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  
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  
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  
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  
可知矣斬音祈

宋師文伐陳衛人穆救陳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傳陳 傳宋 傳陳 傳宋

大國討我

則死之。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眾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乙丑 十有三年

春齊師

伐莒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

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許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

景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

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

臧肖 清丘 傳陳 傳宋 傳陳 傳宋



河曲 休秦

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

累上也

涇音經 黶音服

丙寅十有四年

春衛穆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充大國之計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敵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以女妻達之子使繼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

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

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

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

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爲鄭故也告

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齊人休晉 救陳

于師 救陳

宣

春秋集傳卷六

十一



按左氏傳為必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申舟即文之無畏文十年田于孟諸扶宋公之僕故惡宋犀舟之子以子托王而行示必死也投袂也袂衣袖也室皇寢門闕至此方着履音釋袂音寐扶音尺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

救陳  
救徐  
曰宋  
曰宋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

宣  
何



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丁未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於是而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而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至此會于宋從孟獻子之言也聘謂御大夫聘獻物實於庭旅陳有百品朝謂諸侯自朝獻所稟大國政令而行之事績容貌接見之威儀采章所用之車服嘉禮善事無常期又有加貨免免禍也

會谷 會宋 宜申欽捷 會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莊平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  
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  
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  
賂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  
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谷申叔時僕曰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莊王圍宋  
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  
子反乘堙而闢宋城宋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  
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  
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  
見子之君子也

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擇而  
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善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  
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  
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  
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  
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申  
犀申無畏之子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柑其馬  
口使不食而秣之示馬有食也擇肥者應客示人有食  
也音釋賈音  
殞埋音因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

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

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

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

即陵 偏陽 宋楚平 敗者



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  
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  
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  
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  
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  
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  
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  
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  
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  
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偏非有可滅之罪也

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  
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  
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  
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  
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傳潞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  
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豐舒有三雋才不如  
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  
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  
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



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  
 采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  
 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  
 諸晉晉人殺之音釋雋與俊同

六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  
 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  
 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伯禽征之玃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  
 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  
 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

休楚次陸 垂隴

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  
 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  
 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  
 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  
 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  
 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  
 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  
 也

秦人相伐晉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  
 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  
 維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  
 周



殉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咎。天奪之鬼矣。○賞桓子以狄臣千室，伯氏即桓子。  
士伯即士貞子，曾救桓子死，原叔即同。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

召襄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楚丘 渙果 刑丘

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



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論初車罰食與賦隨賦不斂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平公十年平大木十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

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注又無

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注禮亦不自

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

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田雖百畝入家亦居公田中井竈菜園盡取焉共除二

十畝為八家廬舍八家實耕公田八十畝也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憊而願耕於

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

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

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

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

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

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平



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丘猶  
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  
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  
其必先務本乎宣公田之不善也姑如去行而廢  
冬蠧生元蠧音始生曰蠧既大曰蠹秋蠹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  
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宣公田之不善也姑如去行而廢  
饑宣公田之不善也姑如去行而廢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  
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蠹蠧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  
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  
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蠹蠧天降饑饉  
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  
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十有六年景公六年春三月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

宣



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

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邾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按左氏邾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



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  
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推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為下  
妹經首春秋內女歸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  
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  
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  
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  
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蟥

饑饉之變相繼而作

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五年又螽十五年又螽又螽

年饑十五年大饑

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

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  
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已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

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  
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  
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



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計，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同盟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而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

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讓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日皆言晉群臣不信，晏桓子即晏弱。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

同欲也。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誑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

欲也。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如莒，泄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

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

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

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友如陳 嬰齊如晉  
秦季子 鱗奔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盼音隙左傳公母弟也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盼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  
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  
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  
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  
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  
以為叔盼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  
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盼有寵  
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

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  
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  
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遂三如齊  
蔑如京師  
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  
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獨叔  
盼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午十有八年

春晉侯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  
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縮

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  
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

宣

春秋集傳卷六

三



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伐郕子于郕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

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

僖十九年邾人執郕子用之

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

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



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

考定六册大書 邢丘

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京門氏。子家還及笙。擅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歸父襄仲子。子家其字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為壇張帷。復使晉之命于介。祖去衣也。括髮以麻。約髮位喪位。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

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



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筮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卷終

士自申  
速休都

春秋左傳卷之六



